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39  
27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三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加巴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1980年5月28日巴基斯坦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966)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林、古巴、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酋长国、也门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还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法尔先生（巴林）、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苏翁多先生（印度尼西亚）、阿里先生（伊拉克）、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比萨拉先生（科威特）、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哈利姆（马来西亚）、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拉腊基先生（摩洛哥）、贾马尔先生（卡塔尔）、祖瓦维先生（沙特阿拉伯）、吉戈先生（塞内加尔）、亚丁先生（索马里）、阿布达拉先生（苏丹）、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莱尼先生（也门）和穆耶齐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扬戈先生（菲律宾）：最近，1980年3月1日，安全理事会就一个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要的问题开会并通过第465（1980）号决议，其中除别

( 菲 律 宾 )

的以外，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这项决议仍未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同类的其他决议仍未执行。因此我们再次开会。在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公正与全面和平以前，我们不得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但我们此时召开紧急会议还有另外一项原因。这地区仍然紧张；暴力行动不时发生，使被占领领土、黎巴嫩南部和中东其他地区的生活朝不保夕。最近一些事件说明，该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地区的和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彼此之间不仅是互相报复，而且还加深争端的根由。众所周知，最近的起因是以色列声称采取最后的单边行动，通过议会法案将耶路撒冷变为以色列的永久性首都，将包括圣地在内的东、西两部“统一”为在以色列统治和管辖下的单一实体。

由于这种最后的单边行动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使本已复杂的局势更加恶化，更难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赞成这次紧急会议。但我们还认为我们应利用这一机会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新的进展，而不仅仅满足于一些修修补补的措施。我们坚信已具备了这种解决办法的基础，已具备中东地区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基础。

其中一个基础是由本组织有远见的成员早在这一问题复杂化之前在1947年第181(11)号决议提出的，这是许多未得到执行的决议的第一个。我们觉得，毫无疑问，该决议如在通过以后能得以充分执行，历史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就不会为今天中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所困扰。

在安理会前两次发言中，一次是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另一次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我们曾指出，除非首先解决巴勒斯坦和被占领领土问题，中东的和平问题不可能解决。因为我们无法回避各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耶路撒冷问题就是该问题的一个实质的组成部分。我国代表团相信，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着手解决这个复杂方程式的其他部分。耶路撒冷是首要的；但它也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因为它是人类大多数关切的焦点。

(菲律宾)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年在大会发言时，特别谈到此问题的中心地位，他说：

“我还希望订立一项特殊法规，如我的前任保禄六世所表示的，在国际保证下尊重耶路撒冷的特殊性质。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独神教亿万信徒顶礼崇敬的神圣遗产。”（A/34/PV.17.第16页）

教宗讲的这些话，不仅代表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代表地球上数亿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受此三大宗教影响的那些人——他们占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我们国家参加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至少包括两种宗教的代表——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

两千多年来，耶路撒冷在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国人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其名称在阿拉伯文中意为圣城。对基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是教文之城；耶路撒冷及拿撒勒和伯利恒等毗邻地是耶稣基督诞生、生活和在人类中做过许多事情的地方。犹太人也将它视为圣地而给予特别重视。由于这些缘故，还由于对划分以后的地位一直存有争议，我国代表团深信，耶路撒冷及其中的各处圣地应如教宗所说和国际一致意见所主张的那样，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一种特殊地位。耶路撒冷确实属于全人类所有。任何人都不应被阻止去那里和其中的各处圣地。决不应为此而争吵，更不应为此而打仗，这种做法违背它的神圣特性。让全人类共同确保使耶路撒冷及其圣地作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和各种信仰的人民的圣地而永远保存。

耶路撒冷应在国际保证下享有哪种特殊地位？对此我愿提及1947年大会第181(11)号决议所设想的耶路撒冷市特殊国际政权，该决议称：

“耶路撒冷市应作为一种独立个体，在特殊国际政权之下，由联合国管理之。”

（大会第181(11)号决议，第三A部分）

同一决议规定：

“耶路撒冷市应废除武备，宣布并保持中立……”。（同上，第三C部分，第4(A)段）

1948年12月11日大会第194(111)号决议，除别的以外，决定，

(菲律宾)

“……神圣处所(包括拿撒勒在内)宗教建筑及宗教故址应受保护,并应依照现有权利及传统习惯,保证人民有瞻谒之自由……”。(大会第194(111)号决议,第7段)

和

“……鉴于耶路撒冷与世界三大宗教之关系,耶路撒冷区应与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不同,享受特殊待遇,并应置于联合国有效管制之下”。(同上,第8段)

此外还训令和解委员会

“……向大会第四届常会提具建议,以建立耶路撒冷区之永久国际政权,同时在不违背耶路撒冷特殊国际地位之条件下给予各特殊族团以最大限度之地方自治”。(同上)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耶路撒冷的地位在原来的分治计划中业已规定,我们认为自此以后,该地位未作改变。

在此点上,有必要提请注意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指导下,为其编写的题为“耶路撒冷的地位”的研究报告所做的结论,除其他外,该结论称:

“1967年6月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全城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仍坚持原来的国际化原则。此外,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争端期间所占有的领土,撤回已经采取的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所有措施,并避免采取此类进一步的措施。因此,看来联合国自1947年以来一贯坚持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为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个体的原则。”(“耶路撒冷的地位”,第26页第(B)段)。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员,马耳他大使在昨天6月26日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对耶路撒冷国际政权的概念作了清楚阐述,他认为联合国自1947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这一概念是耶路撒冷真正的法律地位。古巴大使以不结盟运动主席身份发言时,同样也提到联合国范畴内的耶路撒冷国际政权。提到这种国际政权的还有约旦和土耳其代表的发言。

大家记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都宣称,1967年以后各年中旨在

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切行动均属无效。这些决议有，大会1967年7月4日第2253(ES-V)号决议和1967年7月14日第2254(ES-V)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第252(1968)号、第267(1969)号、第271(1969)号、第298(1971)号和1980年3月1日第465号决议。我们认为，没有有关各方参加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地位和性质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为在中东实现公正、全面与持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又有了一次就此多事地区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做出重大选择的机会。幸运的是，在此情况下，我们还享有这一世界讲坛的各位可敬的前辈所留下的智慧成果，它显然是通向本地区的和平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满意解决办法的途径。我国代表团同许多人同样感到忧虑的是，整个世界正准备作出选择的时刻，许多当事人受到每日席卷该地区的暴力环循的驱使，将会无视这条途径。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一时之得可导致全人类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周南先生（中国）：今年五月在巴基斯坦首都召开的第十一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安理会立即审议耶路撒冷问题。这是正确的，也是适时的。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倡议。

大家都很清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多次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非法建立定居点，并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企图改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行动。但是，以色列当局长期以来却对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置若罔闻，完全无视联大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贝京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在上述地区强占阿拉伯人的私人土地，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控制和垄断水源，干涉阿拉伯人的宗教活动，破坏穆斯林的珍贵历史文物，任意逮捕和驱赶阿拉伯居民，甚至驱逐和蓄意谋杀巴勒斯坦领导人。最近，以色列议会竟无视国际法准则和阿拉伯以及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单方面、蛮横无理地采取行动，开始了旨在规定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永久首都的立法进程。几天以前，贝京又采取了新的挑衅行为，悍然宣布要将以色列当局的办公地点迁移至耶路撒冷。

我们认为，以色列方面的上述旨在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和性质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也是不能予以承认的。

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各宗教教徒理所当然地都有权自由地前往朝圣。我们充分理解并同情伊斯兰国家和人民对耶路撒冷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反对以色列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行动。

耶路撒冷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历来认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必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这就是：

(一)以色列必须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包括耶路撒冷；

(二)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行使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

(三)必须坚持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解决。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有关问题的明确的原则立场和主张。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的侵略、扩张和兼并的罪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我们主张安理会必须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区采取的一切旨在改变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非法行动，强烈谴责以色列企图单方面、蛮横地改变耶路撒冷城的性质和地位的行动，安理会应当明确申明以色列的上述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应予以废除。安理会也应要求以色列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如以色列当局仍拒不执行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则安理会就应考虑对以色列进一步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安理会经历了不寻常的两天。几十年来一直在安理会议程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两个问题——中东和南部非洲——已经达到十分严重关头，我们现在可以说，情况加倍紧急。

(墨西哥)

这两个问题的重新提起，既是征候也是象征。这表明一方面对这些冲突负责的那些人的顽固不化，另一方面那些有可能使国际社会的决定得以执行的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以及这两方面的有害的不平衡。这就是限制联合国行动的那些障碍。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特别重要。正如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关键一样，耶路撒冷的命运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我们毫不含混地正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通向一种真正共同解决的线索。我们处于结束这一旷日持久问题的起点。

几乎每天都传来通过新的决定的消息，这些决定使中东问题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更加困难。目的何在？似乎是要利用迷茫的一年，强加给各世界力量中心一种既成事实。因此，现在有必要限定我们组织在作出职权范围内各项决定时应起的作用。

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所花的气力并不是多余的。它们带来重要的观念性的发展，形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意志，并使不适合我们组织原则或我们各项决议实质的那些解决办法受到排斥。

1967年以来以色列采取种种措施企图改变耶路撒冷的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现在又打算单方面地确定该城市的新地位。这就严重违反墨西哥非常重视的国际法律秩序的根本原则：征服不产生任何权利。

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安全不能建筑在统治上；换言之，容忍一国违背法律秩序将其意志强加别的国家的危险先例，是对和平最大的危害。

耶路撒冷是三大信仰和无数人民传统的聚集地，其深刻的历史重要性也不能成为侵犯民族权利的不公正解决办法的借口。要尊重耶路撒冷的各种价值，首先要有和平的气氛，这是军事占领所无法造成的。

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非法占领问题，这必须停止。但长期的解决需要一种导致共处的新办法。犹太人民为肯定他们国家的存在经受了长期的牺牲，这使得有可能创立一个以色列国。必须将这些力量变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现在经受的牺牲的明确理解，以便同样地使他们经过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实现独立。



(墨西哥)

中东悲剧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两种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在同一历史和地理背景内相互冲突：一是以色列，已经实现了其主要目标；另一是巴勒斯坦，正为实现其目标而斗争。因此，国际社会支持后者的要求，为了建立协调力求阻止前者的过分为。

两个民族起源同一种族，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他们在古代世界各部分共处几百年。传统和共同利益有助于两民族之间的密切合作。一旦两方面在平等基础上开始对话，避免扩大分歧，结束占领状况，执行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向前看的政策，耶路撒冷问题就能取得双方和国际社会所满意的解决。

严格来说问题并不是要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还是要一个分隔的耶路撒冷。这一城市今天事实上是统一的，但由于是一种征服，故不产生任何权利。如果我们要求的是统一该市，就必须尊重一切主权，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互助承认民族权利、传统和宗教信仰。各国人民是历史遗产的宝库，他们远胜于物质的遗迹。保卫耶路撒冷，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依靠公正解决办法，使居住其中的各个社团在一种稳定和持久的政治结构内和睦相处。如果给予耶路撒冷以国际地位的想法证明无法实现，我们可为今后，一旦恢复民族权利后，设想一些谅解的新公式。但在目前来说，我们应集中努力恢复法律，结束专横的占领。

我国代表团历来赞成通过一项有力的决议草案，以便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结束并制止对国际社会意志的一再蔑视。我们还对此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深感关切，此问题似乎日益成为尖锐的、令人痛惜的冲突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的各项决议需要更为坚定，对未来的预见需要更为明晰。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由你负责主持这一次重要的安理会会议是很恰当的，这是因为你的个人资历——你难得地兼具了经验和政治家风度——也是因为你作为挪威代表的地位，我国与贵国有最紧密的关系，贵国为和平事业与国际了解所作的献身努力是众所公认的。主席先生，我们私人之间的友谊交往已有十年之久，象你的其他朋友一样，我要为我们具有力图维持我们所珍视的价值的共同时刻向你表示感激。

我也愿向吾兄尼日尔大使伊德·奥马鲁五月份主持安理会议事的优越成就表示最真诚的赞赏。

“前来寻求公正的人必须双手干净”（S/PV.2234，英文本第62页）：这是以色列代表为辩护其最近阶段的扩张和扩大主义所用的话语。这句话的荒谬只要看全世界一致谴责以色列对圣城的行动就可证明。

顺带一提，“圣城”这个美丽的名字只有一个人要把它解释为邪恶的意义，却不知它代表着10亿人民的“万圣之圣”。

以色列代表还不以此为满足；他竟然自己担任起向安理会训话的任务。他认为应该提出警告。只要看一看以色列的暴力、顽抗和经常漠视国际法和本安理会的所有全体一致的裁决的过去记录，他的警告就最少让人听起来有点啼笑皆非和恶毒的意味。本安理会必须坚定地拒绝和谴责任何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措施及任何旨在隐蔽以色列的阴险行为的企图或措施。

我从前已经说过——这是众所周知和记录在案的——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对圣城和以色列用武力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已经通过一长串的决议。本机构和大会的宣布反映了世界舆论，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坚持“不允许侵略者吞并所侵占的土地和领土”这个非常公正和基本的原则。这是所有决议一再表达的主旨。

整个世界大家庭除了其中一员以外都完全一致地认为必须保全圣城——这是全世界三大一神教信仰的精神中心，是一个和平之城。令人伤感的是，尽管安全理事

(孟加拉国)

会、大会和其他主管国际机关作出的所有无数的有关决议，但是耶路撒冷和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仍然迅速恶化。以色列最近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似乎是一个预谋的、有系统的、蓄意的政策之一部分，完全违抗了文明世界对建立新移民点、对剥夺土地、对拆毁家屋、对驱逐居民、对其按照 1949 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和全世界人类行为准则有义务保护和最终撤离的地方大肆制造恐怖等行径所表示的集体意见。圣城的原来居民已经由这个被委婉告知为人口分解的过程所逐渐地减为少数。以色列有系统地采取措施执行一项完全不符合其对《联合国宪章》和 1949 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所负义务的政策。

我们并不健忘。我们在本安理会厅内听取了哈勒胡勒市长——一个被禁止进入自己家门的当地土生土长的人——要求反对暴政的动人请愿。以色列的行动招致全世界谴责——有一些人则以较温和的字眼表示愤慨——其邪恶的阴谋，但没有一点效果。孟加拉国代表团斩钉截铁地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并且将一直谴责下去，直到错误被纠正为止，并且将一直要求本安理会强迫以色列服从安理会的命令。

目前这一系列安理会会议是应第十一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之请而举行的，该会议请求：

“审议由于以色列当局最近决定……并吞和宣布耶路撒冷圣城作为以色列的首都而引起的危险局势。”（S/13966）

伊斯兰会议的 39 个成员国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上述以色列行动所涉的严重危险问题及其对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在中东达成一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所作努力的后果。

以色列议会提出法案，宣布圣城为以色列的永久首都——此事据说已发交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处理——以及贝京先生最近的宣布已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这不仅是以色列一方所作的挑衅行为，并且也是一切国际法准则所完全不能接受和不能成理的。

##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关切。我们完全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兄弟以及所有认为圣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他兄弟。我们坚定地认为，以色列的行动不仅非法和超越权限，并且进一步证明了以色列统治者对待世界舆论的轻蔑漠视。

圣城不仅在整個伊斯兰民族中占据一个特别的地位；它的历史也与人类历史是不可分的。它包容了代表人类最大部分的世界三大一神教在精神和知识上的贡献。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它一直守卫着共存、和平、友爱和容忍的不朽大厦。让我们终止这种恐怖和恶梦的情况，决断地确保全世界一切朝圣者在历史上就拥有的朝拜圣城及其圣迹的自由。必须强迫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可再进一步地褻渎和劫掠圣城和巴勒斯坦，从而帮助这个地区和全世界进入一个和平时代。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辩论头一天的致词中正确地谈到了伊斯兰国家对圣城问题的关切。这是伊斯兰大家庭为争取圣地的正义与和平的最近一次努力。自从1969年拉巴特会议以来，伊斯兰国家或政府的首脑集会审议了因为圣城受到褻渎所引起的危险局势，他们宣布圣城的地位应该立即恢复，不容任何进一步迟延。1974年的伊斯兰拉合尔高峰会议也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立即撤除以色列对圣城的侵略的最高重要性，这是中东，甚至全世界取得持久和平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

孟加拉国作为耶路撒冷委员会创始成员之一，曾经一再地重申没有任何情况会使伊斯兰民族和文明世界接受以色列以武力或以保持既得地位的方式逐步将圣城并吞的情况。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欧洲理事会最近对圣城的公开声明，这个声明是：

“欧洲九国认识到耶路撒冷问题对所有有关各方的特殊重要性。九国强调，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行动，任何关于圣城地位的协定都应该保证每一个人进出圣地的自由。”

国际社会本身也一再地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取消其关于改变耶路撒冷特殊性质的一切措施，并自制地不要再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对此，

( 孟加拉国 )

我愿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252(1968)、267(1969)、271(1969)和298(1971)号等决议。

所有这些决议都清楚地重申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这就是说，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改变圣城地位的行政及立法行动都是无效的。安全理事会在全体一致通过的第465(1980)号决议内重申了这项关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立场。

正是因为安理会的这些决议一再受到违反，所以最近结束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才要求本安理会宣布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这种行动都是无效的。如果以色列继续其漠视安理会决议的政策，则安理会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作出一切努力，强迫以色列遵守。

世界文明的大厦依赖某些基本价值的支撑。我们不能健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脆弱和平；这个和平是在没有照顾到所有有关各方的正义因素情况下达成的。和平如要持久就必须照顾到正义和公平的原则。我们不能容许以色列坚持其占领和吞并的政策，这个政策现在正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危险。

就在几天以前，教皇约翰·保禄二世说，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是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他也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

雅尔塔会议上的几位领导人为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所表现的远见及其所赋予《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和宗旨的价值并没有被本安理会中的我们所忘记。因此，正是时候，本安理会应该明智地以其道德力量促使以色列立即放弃其对圣城的侵占，从而能够在中东达成一个可持久的和平、一个可以保持的和平、一个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并且对全世界都有意义的和平。

第一天辩论快结束时以色列代表发言说：

“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危险的一面。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这次会议

(孟加拉国)

上听到了仇恨、煽动和狂热的尖锐叫声。作为历代以来一直是这种可鄙现象的受害者和目标的一个民族的代表，我觉得有义务对这种邪恶倾向提出警告，这种邪恶不但在过去带来了许多的痛苦，甚至在我们当代也是如此。我们无须提醒安理会各成员这种邪恶最近的表现是什么以及它对我们大家有什么影响。”

(S/PV. 2233, 英文本第42页)

对此，我愿请理事会成员共同回溯一下，1,000多年以前的一段历史。当时，率领战胜的穆斯林军队进入圣城的睿智的伊斯兰哈兹拉特·奥马尔第二哈里发被邀在神殿祈祷。他诚敬地婉却了邀请，解释说，在神殿里面祈祷将创下不好的先例，鼓励后继者将神殿据为己有。伊斯兰会议最近将这件事提交本机关审议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个高贵的例子作出的，其精神是在追求正义、实践容忍和寻求和平解决这个爆炸性问题的方法。

在位于纽约东第六十五街和第五大道的美国犹太人联合会的墙上刻有下列美好、警世、智慧的大字：“主持正义、慈悲为怀、谦虚地与神同在”。我不必解说这些关于人类行为准则、容忍、永久和平的美好文字的重要意义。让大家以行动来实践吧。

不公正、不容忍总逃不了报应的。趁着还有时间，让我们避免报应；不要使报应不分青红皂白的落在有罪和无辜的人身上。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在历史上，几乎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曾经历过不同起源、不同种族或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很少有地方象耶路撒冷一样引起了这么多民族、这么长久时间的强烈感情。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来自遥远地方的人为这个城市的神圣处所战斗而死。他们不是为了追寻财富，他们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以争取自己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而战，更不是保卫祖先的土地而战。

他们是为了宗教的信仰、为了保全其信仰的物质基础而战，他们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牺牲人世间的短暂生命来求取更永久的价值。

这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神圣处所对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所具有的同样的象征力量。

耶路撒冷的这种独有的精神特质绝不能为控制和管理这个城市的人所忽略。忽略这种特质的人只会煽起新的感情，造成更多的暴力和排他行为。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以色列议会最近所采取的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城性质和地位的立法步骤清楚地表示我们的不赞同。

我们也不能够不对以色列当局对不久以前就在这个建筑物内我们听到教皇保禄二世阁下就耶路撒冷问题所说的那些智慧、容忍和谦让的话语作出明显的装聋作哑态度表示失望。

按照葡萄牙政府的意见，以色列当局任何单方面规定耶路撒冷地位的企图在国际法上是不合法的，并且违反以耶路撒冷为圣地的三大宗教彼此建立关系所必须保持的容忍精神。

同样的，忽视住在该地、崇拜其圣迹的三大宗教社区的感情，欲以武力控制该城的任何企图将只是一场梦想，徒然播下新的暴力种子，迟早将使推动这个过程的主使者身受其害。

(葡萄牙)

因此，如要和平而恰当地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就必须承认和考虑到该城的这种历史和宗教的多元性，因为耶路撒冷不仅是该地居民所崇拜的神圣处所，它也是信仰这三大一神宗教的数达15亿信徒的神圣处所。

尊重该城的宗教特质意味着寻找一个在国际保障下的特殊规约，为这三个宗教订出同等的权利，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自由朝拜圣迹，以及保障这三个宗教的宣扬其精神和文化教义。

这种解决方法必须本诸三大宗教的利益，因此以色列应该避免制造任何阻挡谈判解决的局势。

在另一方面，关于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民事管理，它必须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即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该城这一部分的政治前途不能由以色列占领当局来决定。如同1967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的其他阿拉伯土地一样，东耶路撒冷的前途只有在通过谈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的条件下来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用制造一个不可逆转的耶路撒冷局势来阻碍这种结果的出现的企图只会损害在整个中东达成一个持久而公正的和平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希望理智战胜一切，以色列议会所推动的立法过程不会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对此，我们必须注意以色列政府最近的宣布，即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不久将迁往东耶路撒冷。按照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我很遗憾地说，这个决定如果加以执行，它不仅对阿拉伯世界和东耶路撒冷人民，并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将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挑衅。

但是我们不要对这种挑衅轻举妄动。本安理会的任务是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陷入我们被要求处理的这场争端的各方所陷入的同样感情之中。这将只会导致僵硬的立场，这种立场只会妨碍我们的能力而不能发动任何足以导致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法的谈判过程。要达成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我们就必须要



能够承认和了解有关各方的合乎情理的渴切愿望，我们也必须以耐心和开放的心怀来试图帮助他们弥补歧见、克服彼此缺乏的信任和敌意。

正如一年以前我们提出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时所说，葡萄牙代表团坚信只有按照这样一种途径才有可能

“使耶路撒冷圣城成为一个独特的聚会地方、一个和平的地方，一个全体人类团结的出发点，共同决心使它具有能够保证和鼓励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进行有益而友好的会话的地位。”(S/PV. 2156, 英文本第8页)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巴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萨法尔先生(巴林)：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及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讨论耶路撒冷问题。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席先生，主持安理会对这个高度敏感问题举行的会议。我们相信在你熟练的指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将很有成果。

差不多九年以前，在1971年9月，安理会最后一次召开会议审议以色列当局坚持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地位和性质的问题。今天，安理会开会讨论以色列最近的侵略性措施——即并吞耶路撒冷的行动。通过新法将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及内阁会议室迁往东耶路撒冷是将圣城犹太化的最具挑衅性计划的其中一个。事实上，打算进行的这个计划不只是对回教世界，也是对基督教世界的挑战。改变圣城的面貌及其独特性质确实已挑起全回教世界的愤怒。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正也是我们一直所面对得非常危险而警惕的局势。以色列正在宣布其并吞耶路撒冷圣城的计划，从而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愿望和漠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原则。事实上，不论是对于有关耶路撒冷或有关其余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联合国决定，以色列一直是采取消极的态度。

新近宣布的计划对本安理会并不陌生。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宣称已将耶

(巴林)

路撒冷从阿拉伯占据下解放，以后绝不再使其分裂。世界大家庭对该项宣布的反应在本安理会的几个决议中已表示得很明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作为占领国，避免采取任何足以改变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圣城在内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或人口组成的行动。事实上，联合国反对以色列的图谋是基于一个为国际所公认的普遍国际法原则——即不容许以战争方式夺取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者政府时常提到犹太人民对耶路撒冷的宗教和精神依附。难道这意味着伊斯兰和基督教这另外两个信仰就对其神圣处所没有依附吗？难道这就使以色列的占领、并吞和侵略合法化了吗？

如果犹太人与耶路撒冷有历史的联系，其他人民也与圣城有历史和宗教的联系。圣城也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耶路撒冷永远存在全世界回教人民的心中。阿拉伯人保全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地位已有许多世纪之久。耶路撒冷向所有宗教开放，包括犹太教在内。今天，耶路撒冷只是犹太人所专用的地方。

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移民点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的战略目标 and 政策——最初是工党政府所奉行，直到 1977 年为止，然后为梅纳希姆·贝京政府所奉行，贝京宣誓他将尽其所能使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犹太化。

占领国并吞耶路撒冷城和改变其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及人口组成的行为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以色列对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采取的扩张政策。

由于该项政策，以色列当局作出了摧毁阿拉伯人房屋和对他们有极大文化价值的历史古迹的行为。以色列当局也没收阿拉伯人的私有财产，将阿拉伯居民逐离他们的土地。在某些情形下，以色列当局毁灭整个住区，例如他们将哈拉特·马格里布赫住区改变成一个停车场。

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内的扩张政策也造成了对巴勒斯坦人口的暴力事件，其中最近一次是危害巴勒斯坦的市长们的罪行。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仇视及其对伊斯兰文化和传统的藐视从以色列成

立以来一直就是其基本的政策。盲目的狂热没有好结果的。

在这场辩论中发言的我们一些同僚警告说，以色列当局对所占领的耶路撒冷的阴谋和侵略政策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普遍的影响，因为回教人民绝不会对这种严重而危险的局势置若罔闻。

我前面已说过，并吞耶路撒冷不是一个秘密。统一耶路撒冷的宣布是梅纳希姆·北京政府认为不可改变的。根据我们的情报，即使在大卫营时以色列谈判人员就拒绝讨论耶路撒冷的地位。美国人不能说服以色列谈判小组将耶路撒冷列入大卫营的议程，为此之故，也为了许多其他理由，阿拉伯人民拒绝接受大卫营协议。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原则，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为，其中第一次是1967年7月的大会第2253(ES-V)和2254(ES-V)号决议，最近一次是1971年9月28日的安全理事会第298(1971)号决议。这些决议都是以绝大多数票数通过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该国一直认为并吞耶路撒冷是非法的。

安全理事会应该承担执行其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1971年9月第298(1971)号决议，该决议是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的。

安理会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耶路撒冷地位的得到保全。安理会应该要求以色列对世界大家庭作出反应，放弃其对圣城的图谋，取消一切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每一个地方实行的非法措施。

安全理事会也必须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与以色列当局合作，实现其对耶路撒冷圣城的扩张阴谋，并敦促已接受以色列将耶路撒冷变为其首都的那些会员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

如果以色列坚持其改变圣城的人口和文化特征的图谋，世界大家庭必须预期会有严重而不幸的后果。

事实上，自从以色列立国以来，以色列的目的便是夺取和占领被他们声称是其“上帝赐予的土地”的整个巴勒斯坦。因此，以色列只要土地，不要其上居住的人民，而在这同时，它又声称它关心巴勒斯坦的和平，愿与其邻国和平共存。和平不能够建筑在对居住于他们自己家园的占领区内无武装人口的持续暴力和仇恨上面。

我们认为，和平只能建筑在正义上面，这就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这是在中东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基本要素。

只要以色列及其盟国和支持者拒绝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则局势将仍然危险而具有爆炸性。以色列最近对耶路撒冷圣城的行动将增加在占领领土内已存在的紧张局势，我们不能够排除伊斯兰世界会有的激烈反应。

主席：谢谢巴林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卜达拉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见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会议表示真心的感谢和满意。目前所审议的问题非常严重，它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包括目前的耶路撒冷问题，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深信你将毫无疑问地会使安理会满意地完成其面前的任务。

我也趁此机会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就允许我参与讨论这件为我国政府和人民所重大关切的问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我们参加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辩论源自于许多基本的考虑。

苏丹是一个以回教徒为大多数的国家，但它也包括几乎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因此苏丹一直深切地关切耶路撒冷及圣城各处圣迹的前途，它们都得到真主在其圣经内的祝福。数世纪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公正而模范地守卫着所有信仰者的神圣处所，不论是回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人，直到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夺了耶路撒冷为止，其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各种难以形容的残酷野蛮手段驱逐回教徒和基督教徒，抢夺了圣城的大片土地。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仍不满意他们在1948年用武力和彻底的侵略所夺取的部分，他们又进行了掠夺和扩张。

1967年6月，他们完成了对整个圣城的篡夺，宣布立为首都。对此，也许重覆一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三天前向本安理会所作的杰出谈话是非常恰当的，他说，世代以来，巴勒斯坦的历史很清楚地区别了谁是来此祈祷的朝圣者和谁是来此掠夺的征服者。

安全理事会是应约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39个成员国之请而召开会议，审查以色列为巩固其非法并吞耶路撒冷圣城所作行动造成的最危险的严重局势。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对一个被控公然侵略和完全违反大会及本安理会就耶路撒冷圣城的地位所通过的无数决议的联合国成员国作出裁判。

尤有甚之，以色列最近的行动是对关于军事占领的规定的各项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的公然违犯，以色列象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对这些公约和国际法负有清楚的义

(苏丹)

务和责任。对此，也许值得提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其最近的出版物《耶路撒冷的地位》一书中所作结论的重要意义，结论说：

“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些宣布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和立法为无效的决议绝不会就此使这些决议无效”。(第26页第(c)段)。

我们现在不是在研究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问题。我们在此所处理的是有关联合国的宪章及其作法的问题，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宣誓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值得提一下众所周知的一个法律原则，即任何非法行为决不能产生合法结果和取得任何权利。

很久以前，联合国秘书长已确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

“联合国不能宽恕违反宪章规定以军事行动改变法律地位的行为。因此，本组织必须坚持撤军和放弃或取消对以军事行动占领的领土并依赖军事行动所主张的权利，从而恢复在这种军事行动以前所原有的法律地位”。

宪章这些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惯常作法的要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实体所占领的耶路撒冷不是也不应该是以色列的首都。此外，以色列最近的行动又一次充分地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及其扩张企图。这一种目无法纪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其主旨是在根本改变不仅耶路撒冷圣城，并且整个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地理、人口和历史的特征和地位。

为了禁止这种毁灭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作法，并且宣布以色列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及行动都是完全无效的。这些决议谴责或训斥以色列，其中最近一次是本安理会刚在三个月以前所通过的第465(1980)号决议。在本机构以外，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对以色列的谴责。

巴勒斯坦人民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所遭受的打击和痛苦现在已成为整个世界大家庭所极为关切的事情。对我们苏丹人来说，我们坚信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内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以色列有系统地、无情地执行建立新移

( 苏丹 )

民点的政策，不仅危害到耶路撒冷和整个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的性质和地位，并且破坏了旨在达成一个和平、公正和持久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任何企图。

这个信念现在当然已是本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的信念，并且得到广泛的国际舆论的支持。例如，早在1975年7月28日，《华盛顿邮报》就曾报导：

“在已经建立五十多个移民点，以及殖民过程在占领领土内到处加速进行的情形下，许多以色列人不会很容易地搞清楚他们的政府在同阿拉伯人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上所出现的言行不一致情况。上个月为了探索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而去以色列访问的卡拉登爵士称这五十个移民点为‘五十个走向毁灭的路标’”。

我再引用一段该报的继续报导：

“这些移民点也是以色列建国方法的五十个典型例子；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目的是确保国家本身的生存，则以色列人迟早必须放弃建在国界外面的这些据点——即使这意味着要倒转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的进程”。

阿拉伯耶路撒冷现在已被高楼大厦的住宅区所包围，建筑这些高楼住宅的目的是在圣城的千万巴勒斯坦居民与西岸其他领土内的巴勒斯坦居民之间形成一道有效的阻隔物。以色列这种扩张和吞并政策的赤裸裸目的是将阿拉伯耶路撒冷变为一个贫民窟，切断其与西岸和约旦的连系，从而通过最终驱逐剩余的阿拉伯人而达到其将伟大宗教的圣城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体的首都的最终恶毒阴谋。

国际社会现在已了解巴勒斯坦人民所受苦难的程度和影响，它们要求趁全世界尚未陷入一场危险的冲突以前终止这个悲剧。

对此，我国政府，特别是我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阁下——他与教廷就耶路撒冷问题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欣赏地注意到教皇约翰·保禄二世陛下最近的发言，其中重申解决耶路撒冷问题是在巴勒斯坦取得公正和平所必不可缺的。不用说，只要巴勒斯坦问题一天不解决，中东区域就仍将是紧张的来源。

(苏丹)

关于这方面，我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实质所在，任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并且应该考虑到这个方面。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必须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最后，我国代表团严肃地认为，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的目的是要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肃地承担联合国各国人民所交付给它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先生1980年6月24日向本安理会的发言就曾有力地列述了这些责任。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他以及其他代表向本机构所作关于采取必要行动和措施的呼吁的实质和精神。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深信整个中东的局势，尤其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内的局势是极端地危险，已不容许有不采取行动的时间或余地。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涉及到联合国所维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这些基本原则及这些原则的实现，不应有任何妥协。



主席：谢谢苏丹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丹先生（索马里）：谢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接受我的请求，让我参与关于以色列违反耶路撒冷圣城地位问题的辩论。因此，允许我首先恭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在你担任主席领导安理会工作的期间，你的政治家风度和对和平大业的忠诚，赢得我们全体的赞赏。

以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主席身份发言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和在我之前的其他发言人都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论据，我国代表团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些发言人全面地讨论了耶路撒冷圣城问题。他们已提出明确证据来驳斥以色列所声称的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主张，他们十分明白地指出，该城既不是象经常所说的在圣经时候就为犹太人所建，也不是圣经时代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一直居住的；以色列人甚至也不是在当地居住最久的。按照历史事实，耶路撒冷是由巴勒斯坦人的祖先迦南人建立的，迦南人是在该城存在38世纪以来一直住在当地的，而该城在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掌管下历12世纪之久，在犹太人的占领下只有5世纪。先前的发言人充分谈到以色列的荒谬论点，即它对称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而它作为25世纪以前犹太王国继承人有法律上的权利，它们也论及现在的犹太居民无论如何与该处没有任何历史或种族关连。

先前的发言人也为安理会追溯到自从以色列在1948年和1967年占领和并吞耶路撒冷圣城新旧部分以来，该城及居住在当地阿拉伯人民遭遇的悲惨情况。耶路撒冷按照大会1947年11月29日第181(II)号决议所享有的独立个体地位不仅遭到以色列占领国的破坏，居住其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也受到无以数计的非法行动和暴行。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不断地遭到违反；他们的家园被掠夺没收；他们的领袖被放逐，并遭到肉体攻击；他们的历史古迹，包括旧城的马格里布区被乱捣无遗，以改建为平凡不相干的停车场；他们的宗教权利不断受到阻挠；圣地被褻渎；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城内几世纪之久的阿拉伯特性逐渐被取代，巴勒

(索马里)

斯坦人民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也被否定了。

过去几天，安理会听到许多发言人谈到很多了，他们显然比我更有资格，更为了解耶路撒冷的历史和法律背景，以及该城巴勒斯坦居民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惨命运从臭名昭著的1917年《鲍尔弗宣言》开始，经过1947年联合国未经授权对巴勒斯坦的分界，直至今天犹太复国主义拥护者对圣城的非法占领；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对该城拥有主权的唯一理由是远在25世纪以前耶路撒冷圣城曾有一个犹太王国，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因此，我在这里发言不是因为关于耶路撒冷的古代和现代历史证据还不够充分，也不是因为先前发言人所说的话不够说服力。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必发言了，因为我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智慧可以就我们面前的悲惨事情拟出一个更令人深信的实例。我现在在这里发言，是因为我的伊斯兰兄弟已经悲痛激动地提到以色列的最近的行动：它为永远非法并吞圣城，并将圣城转为其首都，在以色列议会拟订了一个基本法，我作为视耶路撒冷为圣地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代表觉得简直不可能不响应他们。好象这种行动还不足以使世界认识他的恶毒阴谋，梅纳希姆·贝京总理甚至未经法律途径便宣布将他的办公室迁至旧城，向国际社会和穆斯林世界以及最近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本安理会掷出了挑战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清楚知道是徒劳无功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是否还有必要继续通过无穷尽的谴责以色列、吁请其终止非法活动的决议。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言辞上的理由，而是因为我们每通过一项决议，以色列就好象多了一个新的动力，促使它采取另一个步骤，以巩固其特别对耶路撒冷以及整个对巴勒斯坦的非法控制，全然蔑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难道现在还不到时候，不能寻找更有效的办法劝服以色列重视国际社会的告诫吗？

令人遗憾的是，只有以色列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无条件支助，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又只肯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合法权利给以口头的支持，那么，本安理会是可能对以色列采取有效行动的。

(索马里)

巴勒斯坦问题主要是一个殖民问题，同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存在的殖民状况没有分别。在巴勒斯坦正如在纳米比亚和南非一样，当地人民被置于枷锁之中，而外来的侵占者假称它们的主宰行动根据的是自决原则，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内崇高的神圣原则的一大讽刺。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充分实现各种权利——正如西欧国家最近正确承认的——中东便不可能获得和平，同样的，如果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的非洲人民不能充分实现各种权利，南部非洲便不可能获得和平。事实上，只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仍然存在我们地球一天，不论其肤色或宗教信仰如何，人类就一天不可能有和平及安定。

被压迫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动力日增，这是极明显的，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就在刚过去的四月，津巴布韦从一个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获得了独立，从此加入了自由国家的阵营，而在不久之前，伊恩·史密斯还拒绝预见这种情况，认为就是几千年也不会发生。历史的潮流是挟着公正、解放和自由的力量汹涌地冲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压迫的势力。

因此，以色列政府最好顺应历史的潮流领导本国的人民，他们是根据自由的意志选择在阿拉伯国家间建立自己家园的。应该记得，尽管犹太人在古代占领耶路撒冷长达五个世纪，但并未消灭殆尽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尽管以色列最近一直企图破坏这些权利，巴勒斯坦人民最终总会得到胜利的。

最后，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负责和平及国际安全的机构不能放弃其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措施的义务，如果有必要还要包括各种制裁，这样才能终止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圣城）的占领和并吞。任何决议的条文如果没有载入这类有效措施，那么它们将不会给过去30年来大会和本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无数决议增添什么。因此，安理会应以与我们眼前各种危险发展相适应的态度采取行动，防止在中东发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另一场悲惨战争。

主席：谢谢索马里代表对我的夸奖。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先，我愿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有机会参与审议耶路撒冷的情况，对于我国政府和人民，这件事是极端重要的。

我也要热烈恭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还愿对你在这个月期间主持安理会会议所表现的智慧、正直和领导能力表示赞佩。

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根据1980年5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一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而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要审查最近以色列制定法律，打算吞并圣城，并宣称圣城（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引起的危险情况。穆斯林国家期望安全理事会裁决以色列的法律无效，如果以色列还坚持其不合法行为，安全理事会则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施以制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伊斯兰会议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个决定的制订，并对其全力支持。

安全理事会充分注意到伊斯兰会议各项决定不仅限于召开安理事这件事。会议讨论了一些其他事务，包括伊斯兰会议的穆斯林国家成员同支持以色列并吞耶路撒冷诡计或鼓励以色列采用殖民和侵略政策迫害巴勒斯坦人民等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们赞成所有各点，并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考虑到耶路撒冷问题，我们不应忽视突出耶路撒冷特性和地位的某些明显事实和因素。我国政府认为这些事实和因素非常重要。我国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是根据它们引发的。

第一个事实是，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是巴勒斯坦人民所有期望和意愿的主要结晶，也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各种权利的中心论题。巴勒斯坦没有耶路撒冷就象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或心脏一样。

第二个事实是，耶路撒冷是一个阿拉伯城市，就象巴勒斯坦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它是阿拉伯国家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一直保有其阿拉伯特性。以色列声称要使该城犹太化是谬误的，是不能接受历史考验的。就我们而言，不能设想一个阿拉伯国家没有巴勒斯坦，正如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巴勒斯坦没有耶路撒冷；没有该国的中心和灵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三个事实是，使伊斯兰教徒同耶路撒冷紧密联系的重大宗教和精神关系。绝对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徒愿意接受该城的历史和宗教特性被抹煞的情形。伊斯兰教徒一直视耶路撒冷为所有尊崇它的人的信托所在。伊斯兰教徒信仰并尊崇两个其他宗教，因此他们有独特的任务来维持耶路撒冷在所有宗教中的神圣地位。

第四个事实是，耶路撒冷对所有宗教具有的普遍精神遗产和重大意义。以色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它的地位。欧洲共同体各国和政府首脑拟订的威尼斯宣言重申了全世界的共同一致意见，声明他们决不接受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单方主张。

第五个事实是，世界社会反对以色列影响耶路撒冷特性和地位的政策和作法。联合国各个机关、各国的政府区域组织、各种区域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教会、政党等各方面通过的许多决定都反映了这种反对意见。

鉴于国际对保持耶路撒冷的历史和宗教特性及其地位的共同一致意见，并眼见以色列对这一共同意见的蔑视，大家所期诸安全理事会的是，至少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阻止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阴谋诡计。仅仅宣称关怀——不论描述为深切或重大——都不能符合这些期望。因此，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条的规定采取对付以色列的措施。无论何人，凡阻挠安理会这一行动的都将承担历史上和良心上的重大责任。

在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所作决定的执行部分第四段内，会议决定：

“所有伊斯兰国家坚决承诺与采取下列作法的任何国家断绝一切关系：支持以色列敌方并吞圣城并认为圣城为其首都的决定，或承认它，或有助于其实行，或将大使馆迁至圣城的国家”。

我国政府在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关系和相互交流上，将遵照这些规定和准则。

主席：谢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的夸奖。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一个以圣城为主题的辩论，不论具体论题是否与存亡攸关，必定是极端重要的。其所产生的影响——不论发起人为谁，不论发言、草案和决议如何——一定会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全体应该记住，我们之中许多人在此强调的（我敢说祈愿的），即是不能仅以人类方面来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不能也不应把它认作各国和各种政策间的争论原因；它的前途不能以地域或战略的必要情形而定，不论这些必要有多重要。

我们听到耶路撒冷被称作“以色列的不朽首都”，并说是根据神圣的权利。这个上帝的城市是不朽的首都，但它是大家的不朽首都，不是一国的，如果有所谓宇宙首都，那它便是一个宇宙首都，同时它是基于信念而不是由于征服。因为如果耶路撒冷值得争战，它是不是也比其他城市更应得到上帝对不同宗教民族所赐予的和平？

试问一不同宗教或国籍的人还能在哪一个过去或现在都如此接近上帝的城市？我们相信，正是因为这一点促使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宗座于上星期六在卡特总统访问罗马期间存心以让大家听得见的，并在国际社会目前对有关圣城特性和命运的发展关切范围内了解的言语来谈起耶路撒冷。选择这个场合不会是偶然；可能是故意强调美国在促使中东和平中的特别作用，以及美国总统对于耶路撒冷问题的特殊责任。

我们所无限感激的圣父在说到耶路撒冷时说到黎巴嫩，他在寻求办法以解决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时强调在我们受害国家内恢复和平，这决不是不重要的，我敢说也决不是不合逻辑的。

实在的，这方面的问题不论是本质上或历史上都缠结在一起，而耶路撒冷正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不能忽视或否认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对圣城有特别责任，如果世界让耶路撒冷变成与他们的命运无关的话，那么他们真不能设想出一个解决他们民族问题的办法了。

(黎巴嫩)

今天，没有一国比黎巴嫩更有资格宣称它了解，并希望向世界传布关于耶路撒冷的真正信息。因为我们以最悲惨遭遇的代价目睹了《启示录》的实现；我们相信，该书所述及的事物已在耶路撒冷找到其历史的具体形象。作为阿拉伯基督徒，我们一直是并将永远是过去2,000年来的永恒见证；在那期间我国历史曾成为人类与圣人之间的一场神奇交会。既然当时我们已选择承认拿撒勒的耶稣为救主，现在又怎能要我们舍弃上帝的城市，迟至今日才去追随一个新的巴拉巴。

说了所有这些，让我强调一点，即是安理会召开会议是为响应一个极具体的要求。对我们全体说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辩论应该针对论题，也不应象过去经常那样的阻碍联合国执行一项极特殊的任务：阻止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单方面非法改变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人口和地理特性。同时不要让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信仰的自由是或会得到保证的。对我们而言，耶路撒冷不是，也永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石制的庙堂。它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会一直是信徒们的生活所在，一个人类形体精神永存之地，在上帝和历史前代表了代代相传直至寿命终止的人类和圣地之间不断的交流。

我们在联合国和在本安理会中的许多人也许希望有另一种辩论，一种可以在这种唯一的全球范围内本着爱的精神，以世界和平为利益来审查的耶路撒冷最后地位的辩论。但是情况既然如此，我们面对着不可衡量的危险，目前必须决意阻止无法弥补事情的发生。

因此，应该把安理会的行动看作是一个牵制情形。

但是我们希望，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问题，即使只有有限的行动，仍会成为一个真正和平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行动中可以听到耶路撒冷的真实信息。巴勒斯坦代表不就曾在他对和平的祈愿中引以为傲地说到我们祖先所尊崇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诸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吗？

让我们全体至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极明了的认识：不应也不能让圣城变为一个贫民区。对迷于安全的顾虑不能形诸世上这样一个不应遭到战争危机或残害的城市。

(黎巴嫩)

耶路撒冷决不能变成马萨达。

本着耶路撒冷的真正精神，让我们撤除憎恨、恐惧和疑虑的藩篱。因为在耶路撒冷那里应该培育的是欢乐、慈善和爱的信息，而不是倾轧、讥讽和恐怖的种子，后一种情况只会制造更多的哀号和苦痛。

让这个安理会以无比的权威制订一个信心的开端，让大家相信联合国确能恢复人类的权利和民族法规，正如上帝呼吁撤除各国与各民族之间前线的那个城市一样。

下午 6 时散会